



建国事迹

The Deeds about Jianguo

彭德 Peng De

10月出生的中国男孩，不少取名为建国。有一次在西安的饭馆聚餐，我对众人说：李建国要来。周边的陌生人刷地扭过头，以为陕西省首席长官要来吃饭，不知道我说的是《画刊》主编。正因为李建国这个名字不特殊，他的性情又不张扬，致使我把名字与本人等同，以为他出自常规家庭。认识建国二十余年，才知道了他的身世和本事：经历坎坷，能画，能写，能说，擅长摹仿方言，讲段子善于抖包袱，国球打得不错，出差时兜里总是揣着专业球拍，围棋水平尽管不及业余二级，但讲究棋子的品质。建国受人之托，凡答应的事务必有交待。有一次率一群画家游安徽天柱山，那是汉武帝敕封的南岳。山下有一古刹，寺院住持按约定率众僧人迎接。天雨路滑，刚进院门，未及寒暄，建国一跤跪倒在地，腿被划破，血流不止。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客车，手机铃声顿时响个不停。来电人

是千里之外的高僧，法名本如，终南山净业寺的住持，擅长山水画。建国曾登门拜访，因相谈投机，表示要写篇评论在《画刊》介绍，不料一拖再拖，拖延了半年。建国接到电话，不免大惊失色：相约而践约，致使佛门惩罚。

建国内敛、低调，不会逢场作戏，面部表情单一。陌生人看他，觉得冷冷地有股傲气，仿佛是你欠了他的债。他平素不苟言笑，即便调侃，也是冷幽默。他为人外冷内热，处事外柔内刚，爱憎分明，讲义气、重交情、敏感脆弱，都同身世不无关系。建国出生时，父亲在北师大教书，

因患结核病返回河北深州老家，寄居伯父家中，备受伯母的嫌弃，让他们同佣人一块吃饭。母亲是天津大户人家的千金，无法忍受，愤而离婚，带着建国改嫁，定居徐州。从此，唯一关爱他的只有外祖母，因而笑肌的功能在他的脸上渐渐退化。每当年幼的建国受到同伴的欺负，从来没有亲人出面卫护。缺乏双亲之爱的孩子，长大后依旧会害怕无助的险境。他平素不爱独处，不能忍受单调的生活状态，喜欢与两三知己聚会。他笔下的风景统统画得明媚轻松唯美，绝不压抑或险恶。有一次开会，建国被安排在914房，他执意要求换房，因为914谐音“就要死”。有一次头疼，CT检查是“脑神经末梢梗阻”，这是大脑疲劳时的常见状态。他看到医生缩写的“脑梗”，以为是脑瘫，顿时情绪大坏，近于崩溃，马上请了长假，开始料理后事。

建国笔下的裸体人物，带苹果的画的是情，不带苹果的画的是爱，大都是少妇，画得很写实，一片惆怅情调，我以为正是缺少母爱而形成的不变题材与作风。他似乎要在母体的造型中，获得视觉和心理的补偿。他曾经表示要把作品画得靠近前卫，画来画去又回到了写实的风格。建国在中央美院附中就读期间，文革爆发，为了逃避家庭，主动申请到北大荒建设兵团，经历了一段集中营式的艰苦生活。兵团的公共汽车，乘务员是一位众人追求的上海知青，名叫吴蓉蓉，娇小漂亮。从此坐公共汽车就成了建国全身心投入的业余活动，一直坐到吴蓉蓉做了他的妻子。建国在兵团美术组期间，画出的宣传画潇洒帅气，体现出有了女人爱的面貌。

从《画刊》成为中国最早的前卫刊物开始，李建国就进了编辑部，由编辑、副主编、主编直到兼任社长，成为这家激进刊物的代表和主人。

《画刊》采取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，影响中国当代美术进程长达三十多年。在激进刊物蜂出之前，它始终处在美术界争议的风口浪尖。每当激进者质疑和批评《画刊》，他就如同儿子被人指责一样难受。南京的文化土壤深厚，但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城市。《画刊》之于中国，如同它在南京的处境。杂志社位于南京的中央路，外围包裹着一圈灰色的围墙，那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指示农民修筑的高墙。这堵高墙鲜明地划断了古典和现代的关系。中国的新闻与文艺检查制度，上面很宽松，下面执行时层层把关，越捏越紧，有人比喻成上大下小的漏斗。人们通常把这类现象归咎于体制，其实更内在的是国民素质。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。因此，凡是激进的报刊，出了几次有争议的事，结局不是像《文艺报》走向平庸，就是像



《文汇报》走向倒闭。究其原因，在于激进的刊物聚集的是有锋芒的撰稿人，他们的言论容易引起对立的舆论。比如陈传席在《画刊》发表文章评刘海粟，曾受到特别关注，国内有近二百家媒体加以报道，在江浙一带引起巨大冲突。建国被告知必须在刊物上公开检讨，同时要说服作者不要扩大事态，否则面临撤职的处分。他既不愿意检讨，也不情愿劝说，因为作者是不听劝说的人。这类事件会使刊物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，激进者参与的兴趣越来越低。建国处世执着，他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感到无奈和别扭。这种无奈和别扭，也是每个有使命感的中国文化人共同面对的窘境。

- #1 无题 油画 李建国
- #2 圣托里尼岛 油画 李建国
- #3 春汛 油画 李建国

当代美术家